

集璃琉

譯愛鳳張秦 著斯廉威·西納田



THE GLASS
MENAGERIE
by Tennessee Williams

IN
W

美國名劇選

琉璃集

田納西·威廉斯著
秦張鳳愛譯

琉 璃 集

田納西·威廉斯著 秦張鳳愛譯

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

香港九龍尖沙咀郵箱5217號
(登記證內版僑台誌字0066號)

港澳總代理：張輝記書報社
香港利源東街四號二樓

台灣總代理：新亞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八四號
郵購劃撥帳戶110075號

定價：HK \$2.00 NT \$20.00

1977年12月第3版

封面設計：蔡浩泉

THE GLASS MENAGERIE by Tennessee Williams. Copyright, 1945 (as an unpublished play) by Tennessee Williams and Edwina D. Williams. Copyright, 1945, (revised and published version) by Tennessee Williams and Edwina D. Williams. Copyright, 1948 (revised and published version) by Tennessee Williams and Edwina D. Williams.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 Hong Kong.

3rd Printing

December 1977

Caution: Professionals and amateurs are hereby warned that THE GLASS MENAGERIE, being fully protect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British Empire including the Dominion of Canada, and all other countries of the copyright union, is subject to royalty. All rights, including professional, amateur, motion picture, recitation, lecturing, public reading, radio broadcasting, and the rights of translation into foreign languages, are strictly reserved. Particular emphasis is laid on the question of readings, permission for which must be secured from the author's agent in writing. All inquiries should be addressed to the author's agent, Liebling-Wood, 551 Fifth Avenue, New York City, U. S. A.

凡欲上演本劇或改編電影或用於朗誦，演講或翻譯，均須獲得原作者代理人之同意。
代理人地址如下：Liebling-Wood, 551 Fifth Ave. New York City, U.S.A.

THE GLASS MENAGERIE
by Tennessee Williams



本書和它的作者

田納西·威廉斯爲戰後美國最享時譽的劇作家，與威廉·殷治(William Inge)、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鼎足而三，馳騁美國劇壇。威廉斯的劇本如慾望號街車，斷魂離緒(Summer And Smoke)，豪門巧婦(Cat on a Hot Tin Roof)，玫瑰刺花(Rose Tattoo)，和這本琉璃集(電影譯名，荆釵怨)，均曾製成電影，他的名字對於東南亞讀者而言，應該不是陌生的。

威廉斯喜歡在他的劇作中描寫男女間不正常的關係，時常加插一些激烈的打鬥場

HWU470/01

面，以此常爲批評家所詬病。然而在他這篇成名之作裏，絲毫沒有上述的毛病。這是一個勾畫幻想與現實衝突，一味依戀過去，不能針對現實的故事，溫柔親切，意味低迴，讀後讓人經久難忘。

故事發生於美國聖路易的貧民區，講的是一個名叫亞曼達的母親，經常追憶往日在美國南方的繁華，對於少女時代求婚者不絕於途的風光，流連不置。女兒羅拉是個生性嫻靜的跛足女子，整日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裏，日與琉璃動物爲伍。羅拉的弟弟湯姆，在母親力促之下，把至友占姆請到家裏吃飯。占姆在燭光搖曳之中，使這個孤獨寂寞的女子在情緒上起了一點漣漪，有那麼一個短暫的時刻使她回到了現實世界。是悵惘？是悔恨？個中情懷只有讀者在閱讀劇本之後自己去猜測了。

田納西·威廉斯一九一四年生於密西西比州哥倫布城，家境清貧，青年時代即自食其力，並經常從事寫作。其後半工半讀讀完艾阿華大學。以琉璃集一劇蜚聲美國劇壇，盛名至今不衰。

琉
璃
集



人物：

亞曼達·榮輝爾（榮太太）——母親

她是個身材矮小，精力橫溢的婦人，她執迷地生活在一個已成過去的世界裏。演員對她的造型要小心，不要隨便向某一類型的女人摹擬。她不是個瘋狂的人，但她的生活却是瘋狂的。在許多方面，亞曼達值得讓人頌揚和憐愛，然而，她也有許多使人啼笑皆非的地方。無可否認，她有耐性和女英雄的氣概；這樣，即使她的愚蠢的行為常常在無意中使人覺得她很無情，其實這位小婦人的心却是無限善良的。

羅拉·榮輝爾——她的女兒

亞曼達因為不能面對現實而完全生活在她的幻想世界裏，羅拉的情況比她的更加不濟，她童年時患了一場病，腿部受了影響，兩條腿一長一短，別人可以看出她有點跛。但這缺陷在舞台上只要畧畧提示一下便夠了。生長在這樣的環境裏，羅拉跟世界脫節得越來越厲害，到了後來她自己也成爲她搜集的玻璃動物羣中的一個，她過於嬌柔脆弱，以致不再能夠離開那安裝着它的架子。

湯姆·榮輝爾——她的兒子

也是這個劇本的敘述者。他是一個在貨倉裏工作的詩人。他並不冷酷，但爲了逃避一個陷阱，他要忍心地採取行動。

占姆·奧幹拿——男性訪客

一個普通而和藹可親的青年人。

景：聖路易的一條街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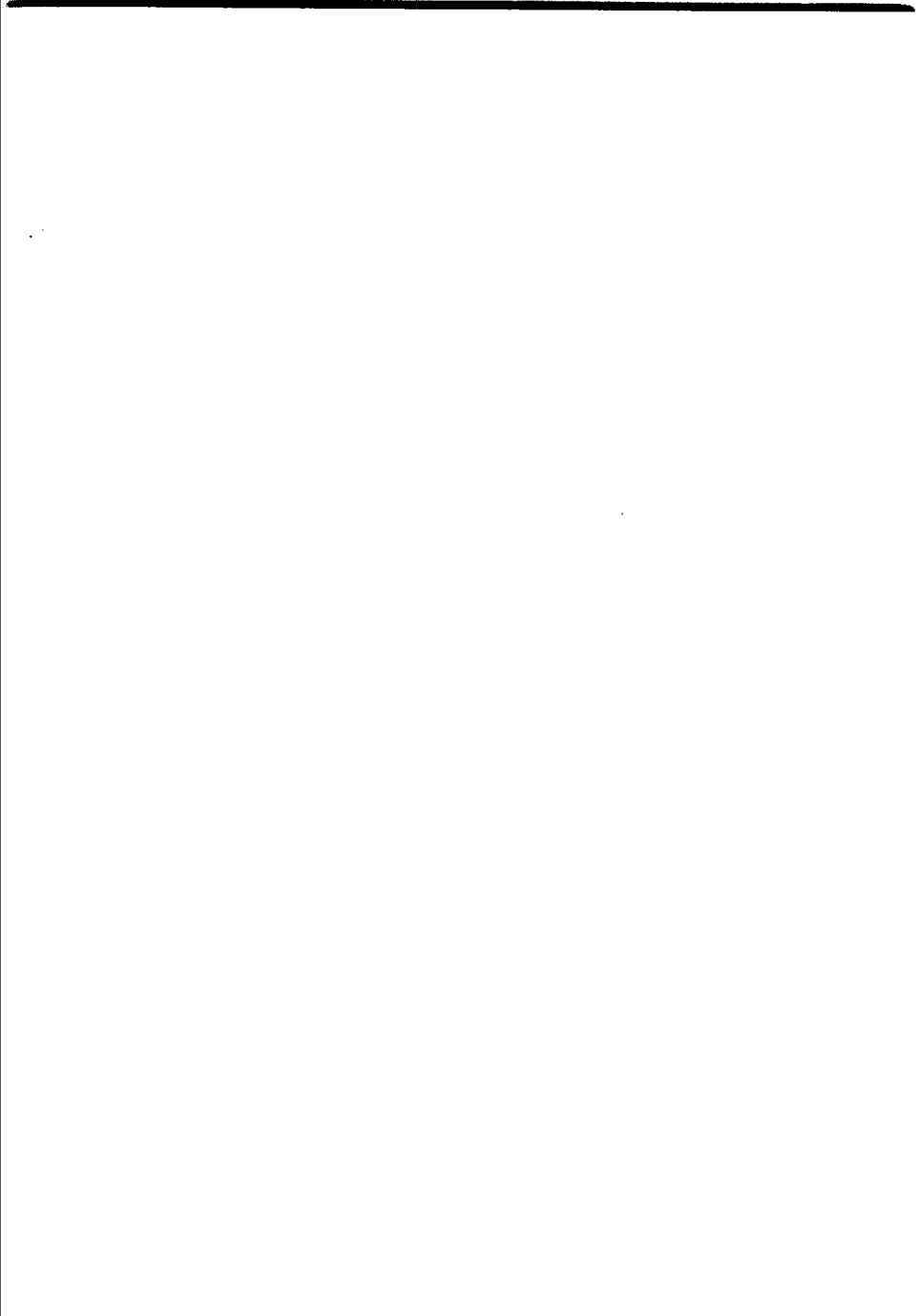
時：現在和過去。

第一部份：準備男客到訪。

第二部份：男客到訪了。



第一場



第一場

榮家住在樓宇的後座，這些中下層階級的住宅像蜂巢又像細胞組織似的在這人滿為患的城市裏蓬勃起來，它標誌着這個為經濟能力所限制的社會階層是完全失却了流動性和個別性，無數人家混成一個機械單位，不由自主的活動和生存着。

榮家面對街巷，出入要靠避火梯。避火梯這名字倒有點象徵式的意味。因為所有這些巨大的樓宇都在不停地燃燒着緩慢但充滿了人間無限愁恨及絕望的火焰。這避火梯是佈景的一部份——就是說，樓梯口和樓梯本身是要安置在舞台上的。

這場戲源於記憶，所以它缺乏真實性。記憶可以不受普遍形式的拘束。它可以把某些瑣屑細節畧而不談；而誇大其他細節，看那事物在記憶中的感情價值如何，因為記憶畢竟是心裏的事情。因此室內相當暗淡，充滿詩的氣氛。

幕起後，觀衆便面對着榮家住宅後邊那幅又黑又髒的牆，這座屋宇是跟舞台前列的燈光平行的。左右兩旁是又暗又窄的街巷。巷內滿是亂七八糟的晒衣架，間雜着垃圾桶，和鄰近的避火梯。在劇中，演員都由這些街巷出入。湯講完了開場白以後，那黑暗の後牆便慢慢地顯示出（這後牆是要用透明料子做的）樓下榮家住宅室內的情景。

台前是客廳，也是羅拉的臥室，有一張沙發可以打開來作爲睡床。台中是一道寬大的拱門，這拱門把前台分成兩個部分。門上掛着褪了色的透明的帷幕。帷幕的另一邊便是飯廳。客廳裏有一件古老的傢具，上面陳列着好幾十隻透明的玻璃小動物。在拱門左邊面對着觀衆客廳的牆上，掛了一張榮家父親的放大照片。榮家父親的相貌英俊年青，頭上戴了一頂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美國步兵帽子。他的笑容，親切感人，富有磁力，好像在說：我會永遠微笑。

觀衆是要透過透明的第四後牆和透明帷幕去欣賞開始在飯廳裏上演的戲。在這場戲中，後牆慢慢向上升起，不見了。這透明的後牆要到最後整個戲末尾，湯講結束語的時候才徐徐下降。

那個敘述人在劇本中是常用的手法。他爲了自己的方便，他可以自由更改舞台上的慣例。

湯從舞台左邊街巷入場，他穿的是商船水手的制服。他慢慢走向台前到避火梯那裏，然後他停下來，點上一支烟，他對觀衆說話。

湯姆（以下稱湯）：不錯，我會玩魔術，我的口袋裏和衣袖裏有的是鬼把戲。可是我和魔術師恰巧相反。他給你的是似真實假的東西；我給你的似假實真。

首先，我要把時間倒轉。我要退回到三十年代，當美國那個龐大的中層階級剛剛踏入了盲人學校。不知是他們的眼睛對不起他們呢，還是他們對不起他們的眼睛，現在他們被迫面對現實，在盲人漆黑的世界裏學習怎樣挽救他們的經濟崩潰的局面。

西班牙正在革命，在這裏只有混亂和吶喊。

西班牙有格尼加的戰鬥。這裏，有的是工會風潮，有時鬧得很凶，連平常很安靜的城市如芝加哥、克里夫蘭、聖路易都受到了騷擾。

這就是我們這一齣戲的社會背景。

（音樂）

這一齣戲根據的是回憶。

因為它是一齣回憶的戲，周圍的光線要昏暗，它是感傷的，而不是現實的。

在記憶中，什麼事情都像在音樂中發生。因為這樣舞台的側面便有四弦琴的聲音。

我是這個戲劇的敘述者，也是戲中人物之一。

其他人物有我的母親亞曼達，我的姐姐羅拉，和一位來探訪我們的男仕，他要到最末兩場才出來。

他是戲中最有現實感的人物，因為他是現實世界給我們這一家離索獨處的人派來的使者。

既然我像詩人那樣喜歡使用比喻，我就用這個人物作爲一個比喻；他是我們生命中的願望，我們等待了好久它才嫵嫵而來。